

January 1948

方以智和他的思想

Zhaozu R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 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容肇祖(1948)。方以智和他的思想。《嶺南學報》，9(1)，97-104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9/iss1/2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方以智和他的思想

容肇祖

一、方以智傳

方以智 (1611—1671) 少年富有藝術的天才，他是江南桐城縣人，和商邱侯方域，宜興陳貞慧，如臯冒襄號稱爲四公子，四人都是復社中著名的才子。方以智在九歲的時候，已經能賦詩作文；十二歲遍讀六經，十五歲，十三經都能背誦；長大了，更讀歷史紀傳，博覽百家，對於數學，天文，音樂，兵法，占驗，醫藥等學問，都曾研究。他又喜歡書法，學二王字體；對於圍棋，舞劍，彈琴，篆刻等雜技，都有很大的興趣。崇禎十年 (1637)，他做了一篇七解敘述自己的志趣。這時正是明朝的末季，政治走下坡路，外有滿洲強敵，內有李自成，張獻忠的擾亂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是滿抱着憤慨，感覺着：“家世好善而善不可爲，家世好學而不學者嫉之。”（七解，稽古堂文集卷二頁三一）他的家世是籍豐履厚的，在閉戶讀書的餘暇，也出去找尋許多青年作友誼的消遣。

方以智的曾祖方學漸 (1540—1615)是有名的學者，曾到東林書院講學，著有性善釋，和顧憲成性證篇的意見相合，高攀龍曾爲他作性善釋序。祖父方大鎮 (1559—1628)官大理寺左少卿，曾和鄒元標，馮從吾講學于首善書院，以魏忠賢讎視東林，託病告歸。他的父親方孔炤 (1591—1655)，天啓初官兵部職方司郎中，魏忠賢黨讎東林，被削籍，至崇禎元年始復官。崇禎十一年 (1638)，孔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。他曾攻李萬慶，馬光玉，羅汝才等流寇，八戰八勝。會楊嗣昌代熊文燦任兵部尚書總理軍務，嗣昌惡孔炤，孔炤的部將楊世恩，羅安邦被調攻竹山寇，原定與川沅兵會合，兩將深入，而川沅兵沒有救援，因此打了敗將。楊嗣昌獨歸罪于孔炤。崇禎十三年 (1640)正月，孔炤被捕下詔獄。方以智中崇禎十二年 (1639)舉人，正想設法營救，他恐怕忌他的人借科場陷害，僞爲不赴會試，秘密入闈，遂中崇禎十三年進士，選翰

林院庶吉士，以智既官內廷，懷一血疏，日在朝門以外候百官經過，叩頭呼號，求代達父冤，並願代父死。他卒之感動了崇禎帝。崇禎帝嘆說道：“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”不久，孔炤遂被釋放。（見李瑤南疆釋史摭遺）

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，崇禎帝匆卒間在景山旁吊死，一般大臣在這狼狽的情形下，沒法逃避。方以智跑到了東城，遇到蘇州人陳伯明，倉猝間，互通名姓，彼此談時局，不覺痛哭起來。他們共到祿米倉後夾街，見到草房側面的大井，想要投井，不斷的有來往挑水的人，苦於沒有機會投下。陳伯明寓所較近，因此留方以智住下。過了幾天，方以智的家人尋訪到來，並且有四個軍人跟着，逼挾着方以智同走。原來新政府嚴限舊官報名，方以智的家人恐有不測，已代以智報名，以智遂以原官翰林院編修任用。軍人帶方以智到刑官處，方以智不肯答應做官，兩股受刑至見骨，復被逼獻銀若干。（見計六奇明季北畧卷二二刑辱諸臣條；卷二十選陞降臣條。）四月十二日，吳三桂引滿州兵入關，李自成帶兵東出抵禦，北京城混亂騷動，方以智乘間逃出，棄妻子，脫身南下。

五月十日，方以智到了南京。九月，阮大鍼用事，以復社顧杲等曾有留都防亂揭帖，署名驅逐過他，謀報復，大讎復社黨人，方以智被列名追捕。以智不得已，亡命逃粵東。他到南海，賣藥為生，變姓名為吳秀才。姚奇胤和以智是同榜進士，這時任廣東參議，忽在路上認得以智，走下轎子，牽着大哭，因留以智在衙署裏住。廣西巡撫瞿式耜更邀他到寓處。隆武二年（1647）八月，唐王卒。十月，桂王在肇慶稱帝，改元永歷，任用方以智做詹事府左中允，充經筵講官。時司禮太監王坤奏薦大臣數十人，給事中劉燾上疏說：“內臣不得薦人，况大臣乎？坤所薦者皆海內人望，方且間關不得至為憂，若聞坤薦，當益裹足不前，則是名薦而實止之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。”這樣反對太監薦人防微杜漸的辦法，竟以公正的直言，觸犯了王坤的忌恨，他一面逐去劉燾，一面懷疑劉燾的疏出于方以智的同謀，免去以智的經筵講官。偏安的小朝廷，還是太監把持政務，以智因此辭去一切官職，流浪於桂林，柳州的山水中，後來住居廣西平樂。楚粵將領中，很多是方孔炤的舊部，要迎以智出任軍務，以智都拒絕。永歷三年（1649）正月，永歷帝特拜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，以智辭不就，遣行人李渾往

催促，亦不到。永歷四年（1650），滿洲兵陷平樂，清將馬蛟麟俘獲方以智，勸以智降，以智寧死不肯，馬蛟麟釋放了他。他出家於梧州雲蓋寺。

一六五二年冬，他回到江西匡廬山，省父於白鹿洞。一六五三年，他歸桐城，清江南巡撫李某強逼迫他出來做官，贈他袍帽，他不肯，跑到天界寺拜覺浪和尚為師。他入高座寺，日夕閉門不出。一六五五年，他的父親方孔炤卒，他結廬在墓側，編訂孔炤所著周易時論。一六五七年，守制服滿，他往江西，到寧都翠微山，訪魏禧等。一六六〇年，他到壽昌，著藥地炮莊九卷，這是莊子的注解，藥地是他的僧號，莊子是藥，而他的解釋是藥的引子，所謂“炮莊”即有“莊子引論”的意義。一六六二年，他到章門，訪陳士業。一六六四年，蕭伯升（字孟昉）延以智主法華庵，改庵名洵林。于藻任廬陵縣知縣，聘主縣中青原寺。一六六五年，他的兒子中通為編錄及印行物理小識十二卷，又編以智詩文為浮山前後集二十三卷。一六七一年三月，他和兒子中履在吉州被捕入獄，中通亦于三月二十七日被捕入桐城縣獄。過了幾個月，他們兩處都得到釋放。他想要到吉安，去拜文天祥的墓，十月七日，舟行到萬安，病卒，年六十一。

以智字密之，號曼公，出家後，僧名弘智，字無可。他在桐城浮山，號浮山愚者；入匡廬，稱五老；在壽昌，號墨立，又號木立；又號極丸老人。

他的著作，有通雅五十二卷，物理小識十二卷，藥地炮莊九卷（有民國二十一年成都美學林排字本），膝窩信筆一卷，稽古堂文集二卷（上二種有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。又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有嚮言一卷，題方以智著，據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三，二十四嚮言二卷，和這嚮言完全相同，序末題云：“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錢謙益。”徐增敬牧齋先生初學集序云：“歲癸未（即崇禎十六年，1643）冬，海虞瞿稼軒（式耜）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。先是先生再寓書于余，寄示所著嚮言及高陽行狀，屬余序其文甚切。”嚮言為錢謙益著無疑。方氏子孫刻遺書，沒有細考，誤以為以智作）；浮山前後集二十二卷（此書經乾隆禁燬後，絕少見，倫明先生有藏本，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）等。（以上參攷方中通陪詩；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五方以智傳；李瑤南疆釋史方外無可傳；金天翻皖志列傳稿卷一方以智傳。）

二、方以智的思想

方以智是復社的名流，復社“務爲有用”的精神，對於他畢生的學問很有影響。他生在利瑪竇死後的一年(1611)，他的少年時代，西洋科學已在中國很爲人們所賞識。他的膝寓信筆說：

西儒利瑪竇泛重溟入中國，讀中國之書，最服孔子。其國有六種學，事天主，通歷算，多奇器，智巧過人，著書曰天學初函。余讀之，多所不解。幼隨家君子長溪，見熊公（案熊公即熊明遇，字良卿，號壇石。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頁四說“余在長溪，親炙壇石先生，喜其精論”可證。）則草談此事。頃南中有今梁畢公（案即畢方濟，意大利人。）詣之，問歷算奇器，不肯詳言；問事天，則喜。蓋以七克（西班牙人龐迪我著。）爲理學者也。（頁二五——二六，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。）

他早年留心西洋科學，可以證明。後來，他和湯若望友好，對於西洋天文算學亦精。（他的兒子方中通陪詩卷二與西洋湯道未（若望）先生論歷法詩自注：“先生崇禎時已入中國，所刊曆法，故名崇禎歷書，與家君交最善。家君亦精天學，出世後絕口不談。”）他承認西洋科學的精確，但以爲中國學問亦有貫通和先識的長處；他說：

大西質測頗精，通幾未舉，在神明者之取鄴子耳。（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畧頁五。）

他說的“質測”就是科學，所謂“取鄴子”，明是承認西洋科學的地位。“通幾”是貫通和先識的作用，他不啻承認中國學問有它的神秘的妙用，頗有後來“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”的意味。我們試看他說的“質測”和“通幾”是什麼？他說：

盈天地間，皆物也，人受其中以生。生寓于身，身寓于世，所見所用，無非事也。事一物也。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，因表理以治其心。器固物也，心一物也。深而言性命，性命一物也。通觀天地，天地一物也。推而至於不可知，轉以可知者攝之。以費知隱，重玄一實，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。寂感之蘊，深究其所自來，是曰通幾。物有其故，實攷究之，大而元會，小而草木蟲蠕，類其性情，徵其好惡，推其常變，是曰質測。質測，即藏通幾者也。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

幾以顯其宥密之神者，其流遺物，誰是合內外，貫一多，而神明者乎？萬曆年間，遠西學入，詳于質測，而拙于言通幾。然智士推之，彼之質測，猶未備也。儒者守“宰理”而已。聖人通神明，類萬物，藏之於易，呼吸圖器，端幾至精，曆律醫占，皆可引觸，學者幾能研極之乎？智何人斯，敢曰通知？顧自小而好之，因虛舟（王宣）師物理所，隨聞隨決，隨時錄之，以俟後之會通云耳。（物理小識自序）

他多少受有朱熹格物說的影響，朱熹作格物補傳，說：

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（大學章句）

方以智說“質測”，承認西洋的學問，詳于“質測”，很有朱熹說格物的意味，故此他也從“盈天地間皆物也”說起。他說的“以費知隱，重玄一實，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。寂感之蘊，深究其所自來，是曰通幾。”這“通幾”明是朱熹說的“貫通”，是“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”的結果。西洋科學到中國後，方以智說爲“質測”。後來清代的末季，西洋科學被稱爲“質學”，又稱爲“格致學”。方以智對於科學是很要接受的，然而中國科學的環境太缺乏，故此他只能在博學上，做了一點隨聞隨見，隨事物記錄的工夫。他把學問分爲三種：（一）物理，即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；（二）宰理，即社會科學，如政治學，教育學等；（三）哲學，所以爲物之至理。他說：

攷測天地之家，象數，律曆，聲音，醫藥之說，皆質之通者也，皆物理也。專言治教，則宰理也。專言通幾，則所以爲物之至理也。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。百家紛如，何以折中？聖罕雅藏用，彌綸道器，優優乎！洋洋哉！（通雅卷首之二，頁六。）

他以爲“質測”“通幾”是不相妨礙的。他自己是要兼做通幾和質測的工夫，他把易

學象數作爲通幾的學問，自然他說的哲學不免跑到神祕的路上；他說：

天裂李隕，息壤水鬪，氣形光聲，無逃質理，智每因邵(雍)蔡(元定)爲嚆矢，徵河洛之通符，借遠西爲鄴子，申禹周之矩積。古人神明間出，不惜褻漏而言之，自護，則不必言矣。常統常變，灼然不惑，治教之綱，明倫協藝，各安生理，隨分自盡。中和易簡，學者勿欺而已。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，易簡知險阻，險阻知易簡，易豈欺人者哉？或質測，或通幾，不相壞也。（物理小識卷首總論頁四。）

西洋科學入中國後，引起中國人對於物理的注意，方以智便是一個。方以智物理小識一書，雖則是雜記叢鈔，間中亦有自己的心得。徐光啓（1562—1633）接受西洋的科學，除了翻譯幾何原本，等外，農政全書六十卷是他了解科學而寫成的著作，全書分十一類，分農本，田制，農事，水利，農器，樹藝，蠶桑，種植，牧養，制造，荒政。每類雜採各家敘述，並出己見，有得卽書，而以實用爲目的。物理小識的體裁，似乎和徐光啓的農政全書體例相似。物理小識分十五類：天類，曆類，風雷雨暘類，地類，占候類，人身類，醫藥類，飲食類，衣服類，金石類，器用類，草木類，鳥獸類，鬼神方術類，異事類。物理小識由于隨聞隨記，亦以實用爲目的。農政全書的印出，在崇禎十二年（1639），方以智中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進士，由這時候至明亡甲申的一年（1644）都在北京。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曾官兵部職方司郎中，與熊明遇相得，熊明遇曾官兵部尙書，崇禎時講軍事學的，多注意西洋的礮火和算學，以智的西洋學問的造就，始於他隨父親寓長溪，與熊明遇相諗熟之時。他早有西洋科學的基礎，故此後來極易受徐光啓的著作的影響。至於他的崇信易學，不能出象數的神祕的見解，則出于家學淵源；他的父親孔炤也有周易時論的著作。

方以智注重學習，他覺得眼光是很重要。他以爲有專精的研究，才可以有深刻的眼光；他說：

讀書必開眼，開眼乃能讀書。三才之橐籥，萬理之會通，有所以然者存。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，而用當然之所以然，則百家堅白同異之舛午，何一不可難我，我則惡之。非白首紛糾，則芒芒蟲豸；非飾陋巧通，則強鐔馮河。安能

不徇不違，物物而不物于物乎？由此言之，苟非專精深幾，眼何能開？又况閉而開之，開而閉之，習此坎宮，喪身失命，故知不少。雖然如此，亦視其人。（通雅卷首之三，頁一二。）

他覺得知識是可以融會前人，但是進步的，後來居上的；他說：

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，攷古所以決今，然不可泥古也。古人有讓後人者。……生今之世，承諸聖之表章，經群英之辨難，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，折中其間，豈不幸乎？（通雅卷首之一，頁一——二）

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，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。日新其故，其故愈新。是在自得，非可襲掩。（通雅卷首之三，頁二二）

他是承認經驗的傳遞，是人類進化的原因，所謂“日新其故，其故愈新”“古人有讓後人者”，便是人類知識進化的見解。這種見解，他的兒子中通亦說：

聚古今之議論以生我之議論；取天下之聰明以生我之聰明，此之謂擇善。（方中通陪古集）

士生今日，收千世之慧而折中會決，又烏可不自幸乎？（物理小識編錄緣起）

這是和方以智的見解一樣的。

方以智很注重證據；他說：

是正古文，必籍他證，乃可明也。……智每駁定前人，必不敢以無證妄說。（通雅卷首之一，頁五——六）

攷證之門雖卑，然非比性命可自悟，常理可守經而已也。必博學積久，待徵乃決。故事至難而易漏。（通雅凡例）

他的攷證的方法是嚴密的，他的引證亦多方面的。他的音韻學參攷當時西洋人著的西儒耳目資，他說：

智嘗因悉曇泰西，兩會通之。（通雅卷首之一頁二五）

又當合悉曇等子（案僧守溫有三十六字母圖，僧宗彥有四聲等第圖。）與大西耳目資通之。（通雅卷首之二，頁二二）

可見他是不守舊不偏執的。

方以智是實用主義者，他很不贊成有些理學家說窮理見性，而一物不知。他說：上古聖人備物致用，煉金揉木，取火耕土，建宮室，造衣服，分干支，明歲月，立書契，紀制度，使物各得其宜，而至化行焉。後世聖人知民生之嗜慾日繁，乃明六經，重道德以爲教。千萬世食其利而不能奉其教，奉其教而不能明其心。追惟上古，不知何所學問而能如此。今日文教明備，而窮理見性之家，反不能詳一物者，言及古者備物致用，物物而宜之理，則又笑以爲迂濶無益，是可笑耳。卑者自便，高者自尊，或舍物以言理，或托空以愚物。學術日裂，物習日變，弁髦禮樂，滅棄圖書，其有不壞其心者，但闇與道合而已。偶得物理之一端，則委之于數術者流。安得聖人復起？非體天地之撰，類萬物之情，烏能知其故哉？（物理小識總論頁七——八）

他以爲“備物致用”是聖人製造的目的，讀書人不應廢去物理的研究。他又提“公明”二字一切治學任事的精神；他說：

治在君相，人在師教，學在實講，公明而已。不明時勢而執成式者，迂腐之弊愚。一以翻案見奇者，偏鋒之弊蕩，……胡安定（瑗）教學分科，安石（王安石）選材以驗古今，皆一法也。約于大學之休休，公也。能好能惡，明也。仁智乃不偏見矣。……讀書者有宰古今之權焉。（通雅卷首之二，頁三——四）

他說的公明即是仁智，以爲仁智是沒有偏見的。一切政治問題，社會問題，學術問題，全在仁智不偏見上去解決，這是他的很好的態度。

方以智是飽經患難的，他的兒子中通引述他的話：

不恥惡衣食，不忘在溝壑，此吾生平之操履也。生于憂患，困勉之幸。凡一切怫鬱處，何一非我之鉗錘乎？（方中通陪古集卷三陪翁訓子語引“先文忠曰”。“文忠”爲以智私諡。）

這可見他的人生觀是百折不撓，努力不已的。